

为中国近代化奋斗不息的容闳

李吉奎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字纯甫，广东香山（今珠海）南屏人。1828年生。他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的拓荒者，中国留学教育的奠基人，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先驱。

南屏与澳门隔海相望，相距不过四英里。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在澳门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招收中国女生，不久兼办男校。1835年，7岁的容闳经其父亲友人介绍，进入该校，学习英文等知识。约在1840年，该校停办，容闳辍学回乡。是年容父病逝，家庭遭变，生计困难。容之兄长从事渔业，姐姐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其弟尚小。为增加收入，容闳在本村及邻乡售卖糖果，也曾到田间拾稻穗。随后又到澳门一间印刷厂当书页折叠工。数月后，有合信医生者，受郭士立夫人之托，于1841年引容闳入布朗教士主持的马礼逊学校，翌年，随校迁香港就

读。^①

布朗教士因病返回美国，拟带一些愿赴美读书的学童偕行。容闳、黄胜及黄宽三人愿意赴美，征得家长同意，并由保护人措置了费用，在 1847 年初离开黄埔港，经南海、印度洋，绕好望角，横过大西洋，于同年 4 月抵纽约，并到达麻萨诸塞州的孟松城，进了孟松学校。除了此前曾有一位王姓学生外，容闳他们实际是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入学第一年，安排在英文班，课程有算术、英文文法、生理学和心理学。翌年，黄胜因病返国。1850 年毕业后，黄宽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容闳则考进耶鲁大学。

进大学要一笔可观的费用。布朗教士等人劝容闳申请奖学金。但领奖学金，要先保证毕业后从事传教事业。他不愿受此约束，因为他考虑毕业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将选择最有益于中国的去做，为中国谋福利，即使政府不录用，不一定能大展怀抱，但也不难造成一新形势，以达自己既定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在乔治亚州萨瓦那城妇女协会成员及其他美国友人支持下，容闳解决了费用问题，进了大学。在刻苦读书之余，也做些勤工助学的工作。学习过程中，对国家腐败情形，时常枵触心中，到后期尤甚，每一念及，即为之不乐。他感到既受教育，理想愈高，责任心也愈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出版，第 41—50 页。本篇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系引自此书。

重。1854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之第一人。容闳热爱祖国，信赖祖国，确信国家有灿烂的前途，配得上它壮丽的河山和伟大的历史，为了祖国的前程，他毅然东返，报效国家。

1855年春天，容闳回到故乡。见过母亲和其他家人之后，他到广州补习汉语。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了数万红巾军战士及无辜民众，容闳曾去刑场看过，其惨状令人怵然。几个月后，他到美国代理驻华公使伯驾处任书记。旋辞去，到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译员，并准备学习当律师，但被港英律师排挤，于1856年夏赴上海。在上海，他先后在海关当译员，在茶丝洋行当书记，洋行倒闭后，又以译书为生。1859年3月，他替宝顺洋行前往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调查茶丝生产贸易情况，次年9月底返抵上海。这段时间，他是为衣食奔走，未能一展怀抱。但社会实践使他了解了社会，更激发了他的救国之思。

随着中外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通商口岸及沿海一些地区，已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感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变局，在思考应变之策。^①容闳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前，就提出了一套社会改革方案。1860年，他到天京去访问，见到当时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容闳在香港时，已认识他，此次

① 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史》下卷，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7页。

见面，他提出七条建议，即：一、组织一个正规化的军队；二、设立一所军事学校培养军官；三、设立一所海军学校；四、组织良好的政府，聘任有经验的人充各部门顾问；五、建立银行制度，规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制度，以圣经为主课；七、建立各种职业学校。在此之前，不论是对清政府还是对太平天国，都还没有人为之提出这类建议，可以认为，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提出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方面进行近代化改革建议的人，这是超前的资产阶级改革要求，其改革意识，领先于其他任何早期改良主义者，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洪仁玕未能采纳他的建议，但想授予他“义”一级的爵位。他拒绝了，回到上海。他认为太平天国在中国政治上绝无革新之影响，但他又认为，这次运动打破了中国死气沉沉的局面，使国人从梦中觉醒，而有了新国家的思想。

1861年夏天，他替宝顺洋行到安徽太平采购茶叶，后来又被该洋行聘为驻九江的茶叶经理人，做了不久便辞职自己经营，前后达三年之久。容闳之所欲，在使中国维新，志不在做生意。他终于遇到了机会。1863年，任两江总督兼办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在安庆召见了容闳。曾氏在1861年攻占安庆后，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制一些新式武器，引进西方科技，网罗了一批著名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人。容闳是通过他们的介绍，被曾氏重视的。

李善兰他们的意见，是设立“西式机器厂”以生产急需的军械装备。但是，容闳的主张不同，他向曾国藩建议，

应先设一母厂,再由母厂造出其他机器厂,造成制造枪炮的各种机械。曾氏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设备。他得到约翰·霍金斯工程师的帮助,花了六万八千两白银,^①从麻萨诸塞州的普特纳姆公司购回一套当时被认为是好望角以东最好的机器,安装在江南制造总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1867年,曾国藩在容闳陪同下,参观了运作中的这套机器,曾氏“见之大乐”。有了先进机器,还需技师、工程师,容闳又建议在工厂旁边设机械学校,以便将来不再雇用外国工程师与技师,这所学校,也成功地办了起来,并培养了大批机械人才。

由于容闳的建议,制造总局在1867年设立翻译馆,10余年间,译书100余种;又编纂《西国近事汇编》,是为国际时事旬刊,每年出4册,自1873年至1899年,共出了108册,它介绍国际形势与各国状况,对启迪民智,起了重大作用。^②

丁日昌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得力助手,与容闳也有密切关系。1868年丁任江苏巡抚时,容闳去拜会他,谈到教育等项计划,丁很感兴趣,要他赶快写一个说帖。容闳回到上海,拟出说帖内容:一、中国应组织一轮船公司,纯收华股,不收外股;二、派优秀学生出洋,为国储才;三、以

① 此数目据《西学东渐记》。另据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考述,容闳购买机器之款可能未超过三万两白银。

② 梦山楼:《同光风云录》,《容闳传记资料》(一),台北1985年出版,第8页;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38页。

开发矿业带动铁路建设；四、禁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人入侵。这些建议，因实际主持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丁忧并随后去世，虽曾寄往北京，但未受重视，使他希望几绝。实际这四点，都是发展运输，扩充民族经济以及涉外的必要之途。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大体上是按这个建议办起来的。但修筑铁路的建议，却一直被廷臣格阻。教案从60年代起日见严重，而朝廷处理无方，相继酿成大祸。可见，国家衰弱，并非无才可用，而是制度腐败与官吏昏聩，毫无近代意识可言，容闳之建言被采纳者少，就是这个原因。

容闳爱国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主张教育救国。他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当然也了解中国传统的儒学典籍。他认为人必受教育，然后才有知识，知识即力量。在以三纲五常统治的时代，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他说，假使自己的教育计划果真能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这个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他的教育计划，不仅是上述向太平天国建议的教育制度改革，对曾国藩建议的办机械（技工）学校，更主要的，是派留学生出国，直接向西方学习。通过接受西方教育，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增进与外国的接触，也有助于中外关系的改善，发展工商业。

容闳关于派留学生出国的计划，早已有之，1863年与曾国藩会见时，因条件不成熟，未提出来，在1868年写给丁日昌的四则条陈中，便有了具体方案。他设想先试行派

遣 120 名学生,分成 4 批,每批 30 人,逐年派送,留学期限可定为 15 年。生童年龄以 12~14 岁为限。若第 1、2 批派遣确有成效,可派汉文教师同行,以资教习。他建议派两名监督,以管理一切事宜;留学生经费可由上海关税中抽拨。

1870 年,清廷为处理天津教案,派曾国藩、李鸿章及丁日昌等人与法国交涉,容闳充译员。事毕人未散之际,容提出选派学生出洋之事。曾国藩、李鸿章答应联衔上奏。容闳对此大喜过望。是年冬,曾、李合奏奏准;曾召容闳赴南京商议幼童渡美留学事宜。1871 年,陈兰彬、容闳分别被任命为留学生正副监督,容闳便到东南沿海一带招收幼童当留学生,至夏招定第一批 30 名,集中到上海培训。在此期间,他回到南屏,为发展家乡教育,集资 6000 元,创办甄贤学校。1872 年春,容闳为留学生赴美,先期出发安排,8 月间第一批 30 人离开中国,向新大陆前进。这批幼童中,包括了后来成名的詹天佑、梁敦彦、蔡绍基、黄开甲等人。不管愿意与否,中国政府第一次突破夷夏之防,承认夷有可师,派人去学习了。容闳对此也颇有得色,谓“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到 1875 年,120 名留学生全部派赴完毕。容闳为使派遣留学生之事坚持下去,向总署申请了一笔钱,在美国哈特福德镇的克林街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

中国留学生以哈特福德为中心,被分送到各类各级

学校肄业。1875年12月,清廷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西、秘三国正副公使。容闳以教育为最大事业,也是自己报国之一策,不愿离开副监督岗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国内没有表态,他便以副公使兼监督,具体管理留学生事务。

任何新生事物出现之后,都免不了要遭到守旧势力的破坏,何况派学生出洋这种关系天朝威望的事体,更不会一帆风顺。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嘉善)任留学生监督,此人到任之后,对留美学童的表现,处处不顺眼,极力破坏留学生事业,甚至与陈兰彬一起,造出种种谣言,说容闳如何不尽责,学童如何放荡淫佚,说即使将来学成了,也会失去爱国心,归国之后,将为害于社会,要求为国家谋幸福计,应从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将留美学生撤回。一时国内士大夫议者纷纷。对吴子登等人的行径,容闳与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1880年,容闳在接到李鸿章指责他的信后,曾写信反驳吴子登的攻击。在美国,包括耶鲁大学校长在内的多名教育家、大学校长,曾联名致函总署,力图阻止中国政府的倒退行为,但未能奏效。李鸿章没有坚持派遣留学生政策,1881年,留学生分3批撤回(其中26人早撤或病故),这些呼吸到新鲜空气和学到一些科技文化知识的青年除了6个人外,只得凄然归国。同年,容闳也回到北京,销去期满的副公使差使。留学生撤回之后,分到各处当差,后来在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铁路、煤矿、医务、教育、新闻、商业、银行、海关、海军、电

报等部门服务,为国家做了许多工作,不少人名重一时,地位显要。

按照原定 15 年的派遣计划,撤回时尚有 6 年才到期,所以这个计划是半途而废。尽管如此,中西文化的正式交流毕竟开始了,而且也取得一定成效,容闳认为其“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段时间,容闳还做了另外一些工作。1873 年,他回天津一趟,帮助李鸿章购买了美国新式武器格林炮 50 尊,随后他被派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况,取得实证,为谈判做了有益的工作。1874 年,由他参与主办的《汇报》在上海出版,此为上海近代第一份由中国人办的民间报纸。该报每日均载新闻目录,使人明了中外大事,增广见闻。^①1880 年,他还帮助为李鸿章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郑官应,选聘了有经验的美国技师丹科来华服务。^②

1875 年,容闳经美国友人吐依曲尔介绍,与玛丽·路易斯·克洛小姐结婚。此时容闳已 47 岁,玛丽小姐 24 岁。两年后,长子覲彤出生;1879 年,次子覲槐生。1882 年,在上海的容闳接到妻子病危的信,匆忙赶回美国。1886 年,容妻终告不治。从 1882 年至 1894 年,容闳在美国居住,亦父亦母,抚育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岳母为他管理了两年家务,使他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113,120 页。

② 夏东元:《郑观应传》(修订本),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7 页。

甲午战争的炮声震惊了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他给过去一位同事、当时正在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的蔡锡勇写信,提出建议:一、中国向英国借 1500 万美元,购买军舰,雇 5 千洋兵,由太平洋抄日本后路;二、将台湾抵押给西方一强国,借 4 亿美元,以作战费。张之洞授权借款谈判,容闳到了伦敦,谈判已有眉目,但要求用海关关税作保,事为李鸿章、赫德所破坏。随后,张之洞电召容闳立即返回。容将两个孩子做了安排,以其内兄克洛博士为监护人,长子已进耶鲁大学,次子托吐依曲尔夫妇照顾。随后,动身返国。

容闳回到国内,便到南京去见张之洞。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谈话中,张之洞询问以何种政策进行补救的问题。容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需采用全新的政策,这就是,至少要聘请 4 位外国人,作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的顾问。这些顾问订 10 年合同,表现良好的可以续聘。这些顾问应是有学识、有经验、有良好道德的人,他们提出的好意见,政府应采纳实行。另派青年学生随之练习,以便日后按西方成规重新组织政府。他还表示,舍此别无救亡之策。对这些意见,张之洞不置可否,仅安排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差使”,并没有加以重用。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救亡图存,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思考的问题。为了维护国家权益,抵制列强掠夺筑路权,容闳在 1896 年提出《铁路条陈》,建议“变通招股”办法,即借力于美国,将拟议中的畿

东、滇南、川广、芦汉、苏杭、淞沪等路，同时并筑，如有华商愿出资本者，并归公司合办，通盘合计。他还主张给与事权，设法造就人才，设铁路学堂，人才成就以后，便不再聘任洋员。1898年，他又上天津铁路条陈，议筑铁路；清政府不同意由外国公司承造，要他只招华股，6个月内若招不齐，特许权便取消。这种要求完全无法达到，事实上是有关当局根本否定他的主意。

铁路与银行都是社会近代化必不可少的部门。鸦片战争后，中外交通已半个多世纪，中国政府还没有设立一个国家银行，真是不可思议，而在通商口岸，列强各国已开设了多间外国银行或其银行的分行。1896年，容闳提出用美国模式，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他向总署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提出计划，经过修改，交给户部尚书翁同和，然后拟折上奏，筹款1千万两作为开办费，先设总行于北京，在各省及通商口岸设分行，印发券票，兼管铸造。清廷已批准这个建议，但为盛宣怀所破坏。清廷直到1904年才设立户部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运作。从1860年容闳向太平天国建言设立银行，时间已过去了43年。中国经济金融体制发展之迟缓，可见一斑。

容闳以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意识，自然引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同志。1898年，当戊戌变法进入高潮之际，他来到北京，参加康梁等人的活动，并为之策划。他的

寓所，几乎成为变法领袖们聚会之地。^①因为有这么瓜葛，政变发生后，他不得不逃往上海。上海也不见得安全，他于1899年又转往香港。

1899年冬，与孙中山、梁启超均有来往的唐才常，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发动长江流域会党起义。1900年3月，容闳到达新加坡，会见康有为，此行可能是游说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容与康曾一起向新加坡当局透露，5月底中国将会有大事发生，容还询问，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②他返回香港之后，与兴中会成员谢纘泰会见，讨论合作事宜。谢致函孙中山，劝他会晤容闳，并安排他与杨衢云见面。谢还主张推容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③。容闳的堂弟容星桥是孙中山的代表，当时在汉口俄国洋行当买办，8月间孙中山在横滨对人谈到，他们所拥护的领袖是容闳，他们正在与南方一些督抚及康有为派联络，这应是实情。4月初，容闳离香港赴上海活动。

7月1日，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国会，容闳、严复、章炳麟等80余人出席，容被推为会长，负责外交事务，起草对外宣言，宣言称“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要建立20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权与

① 《西学东渐记》，同上引，第156页。

② [澳]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1894～191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第311页。

③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第204页。

之人民；但又表示要使光绪帝复起。宣言表示对外人之生命财产、租界、教堂均力为保护。这个宣言反映出作者仍醉心君主立宪政体的设想。8月，自立军起义失败，容闳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上海已不可居。9月1日，他与容星桥一起乘“神户丸”离沪赴日本，在船上，与孙中山相遇，一同到长崎。约9月中旬，他去香港。孙对容闳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这年10月间致刘学询函中，便主张在建立反清政府时，任容闳主持外事工作。

1901年春，容闳曾到台湾游历，数日后即返香港。当时谢纘泰、洪全福等人正策划广州起义，约定事成推容闳为总统，他本人可能参与了这次密谋。次年5月，他前往美国。在美期间，与《无知之勇》一书的作者荷马李及布什等人联络，当时这些人都是康有为的支持者，容闳本人既与谢纘泰通信，也支持保皇会的活动。1903年和1905年，他先后会见了到美国活动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保、革势力发生消长，容闳也逐渐与康梁分手，1908年7月，他致函谢纘泰，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在致布什函中，他指出康声誉低落，已非一个安全可靠的革命运动者。他与布什、荷马李、孙中山之间，建立了一种磋商关系，认为孙中山可以控制中国国内局势。1910年1月，容闳向布什提出一个“中国红龙计划”，要求美国合作者提供500万美元，10万支枪与1亿发子弹。2月14日，孙中山致函容闳，要求自美国银行借款150~20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成立一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的人，以

管理光复省区的城市；任用一有能力之人统率军队；组织训练海军。^① 荷马李、布什对这个建议颇有兴趣，3月中旬他们二人与孙中山在洛杉矶进行了三次会谈，决定任布什为中国同盟会的唯一外国代表，筹措350万美元。4月5日，孙中山会晤容闳，告知会议决定各事。因为美国政府与美国商界巨头都认为支持中国革命党太冒险，代价太高，布什的筹款人艾伦又极不信任容闳，所以这个由容闳联络的中美人士之间有关中国革命的计划，最终宣告失败。

容闳的最后10年是在美国渡过的。据许芹牧师回忆，他关心科技进步，至老弥切。他到教堂聚谈时，关切国事之余，对工程与机器发明特具兴趣。

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容闳闻讯，十分高兴。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这个时刻，想到了这位老同志。他写信给容闳，告以民国建设，在在需才，诚恳欢迎他归国，共同将中华民国建成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家。容闳可能没有收到这封信。他给谢纘泰写信，告知要防止袁世凯控制政府，防止列强干涉中国政治，防止革命党领导人之间的内争，应该立即组织并成立临时政府，以便开展工作，并使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以建成一模范的共和国。1912年2月2日，他给孙中山发出贺

^①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699页。

电。孙寄了一帧照片给他。由于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容闳致函谢纘泰，希望看到孙当选下届大总统，因为他已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奋斗了 22 年之久。容闳对孙中山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公正的。

年事已高的容闳，虽然想为国家服务，但已是有心无力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国效力。他让长子覲彤返国，但容覲彤已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太想回中国，经乃父训诫，曾一度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次子覲槐回国后，见过孙中山，也曾去过南京，后来在广东都督府军火制造局任职。二次革命后到北京，被袁世凯的军警逮捕，赖蔡廷经多方活动，才得脱险。报国无门，他只得回美国去。两个儿子相继回国效力，对容闳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①

1912 年 4 月 21 日，84 岁高龄的容闳，逝世于哈特福德市寓所。同日，《哈城日报》刊出容闳逝世的消息，称容闳博士为学者、政治家以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并记述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关注，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23 日，由吐依曲尔牧师主持葬礼。他的遗体与其已逝的夫人合葬在哈特福德的西带山公墓，其墓园至今仍受到人们的瞻仰。

容闳的一生，曲折、坎坷，也丰富多采。他从 1860 年访问天京建言改革，迄本世纪初支持孙中山革命，经历和

^① 何广棧：《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台北《传记文学》第 35 卷，第 4 期。

目睹耳闻了近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与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各种政治派别的领袖都有交往。他不仅促进“西学东渐”,而且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先驱之一,值得中国人民永久地纪念。

(李吉奎 1937年生,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